

猎原三部曲

犬王

酋长有德 著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猎原三部曲

犬王

酋长有德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犬王 / 张有德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15.4

(猎原三部曲)

ISBN 978-7-106-04136-6

I. ①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9577 号

策 划: 贾 茜 李春妹

责任编辑: 宋 楠 刘爱国

封面设计: 刘爱国

责任校对: 范瑞涛
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犬王

酋长有德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29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 710 × 1000 毫米 1 / 16
印张 / 19 字数 / 270 千字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136-6 / I · 1001
定 价 39.00 元

主要人物

祖公黑贝——七十年代美国“特种战争”越南战场上军犬；原是家庭宠物，后被征入伍

戴维斯——祖公黑贝的携犬员，大个子，喜欢竖大拇指表示赞

黑贝——我，德国牧羊犬，当下中国军犬

老婆——繁本阳，黑贝训导员，略胖

桑葚——罗威那犬，当下中国军犬，因头部宽大而得名“大头”，系老公（宫文正）训导犬

老公——宫文正，桑葚训导员，偏瘦

乔莱恩——美国加尼福尼亚老头，黑贝祖公主人

格洛丽娅——乔莱恩夫人

肯尼迪——姣好的宠物狗，后与黑贝祖公一同被征入伍

姣好——乔莱恩同楼，肯尼迪主人

皮尔逊——肯尼迪的携犬员，小个子

痞子英雄——又名“铁锹英雄”，战地卫生员，喜欢做“OK”手势

红脸上尉——“猎豹队”和后来组建的“猎猛队”队长，因脸上有块红斑而得名

尼可——戴维斯恋人，分手后又和好

王童旭——谐音“王同学”，繁本阳心仪的长发女子

黑子——黑贝父亲

目 录

引 子 / 001

第一章 童年 / 003

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，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；同时又规定，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，属头脑清醒者，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。

第二章 受训 / 023

邓巴霍地坐起身，“让你说中了，”他激奋得叫了起来，“确实是少了样什么东西，我一直很清楚少了样什么东西，这下我知道少了什么。”他使劲一拳击在手心里。“就是缺少了爱国精神。”他断言道。

第三章 远征 / 043

军规规定，凡在面对迫在眉睫的、实实在在的危险时，对自身的安危所表现出的关切，是大脑的理性活动过程……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条款，实在是再简洁不过，约塞连深受感动，于是，很肃然地吹了声口哨。

第四章 猎豹 / 065

面对死亡这一可怕而又神秘的事件，却要装出一脸的庄严，故作悲伤之态，还要装得像神灵似的对人身后的情况有所知晓，这乃是罪过中的罪过。

第五章 雷区 / 085

“国防是每个人的天职，”米洛拒绝后，布莱克上尉说，“整个过程都是自愿的，米洛——别忘了这一点。假如他们不愿在皮尔查德和雷恩那里签字效忠，他们可以不必那么做。但，在你这里，假如他们不签，我们要你饿死他们。这就跟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。你明白吗？你总不至于违抗第二十二条军规吧？”

第六章 孤军 / 105

“我向你保证，”牧师恳求他说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这个难看的多毛幽灵已经不见了。他利索地钻进了由乱叶、光线和阴影组成的奇怪世界——那里花朵盛开、五彩斑斓并且支离破碎——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第七章 战俘 / 125

父亲低下头神情庄重地接着说：“当你向天国里的那人汇报时，我想要你替我给他捎句话，告诉他让人年轻时就死掉是不对的。我是当真的。跟他说，要是人非死不可，得让他们老了再死。我要你把这话告诉他……行吗？”

第八章 逃生 / 145

世上有没有哪怕是一种真正的信仰，或者人死后究竟有

没有灵魂？有多少天使能够在—根大头针的针尖上跳舞？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的那段漫长岁月里究竟在忙活些啥？如果没有其他的什么人需要防范，那有何必要在该隐的前额打上个保护的印记呢？

第九章 鸿雁 / 165

但有时，约塞连又没什么把握，究竟自己是否通晓这第二十二条军规，就像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优秀的现代艺术—样，也如同他从来就不怎么相信奥尔在阿普尔比的眼睛里见到苍蝇—般。他听了奥尔说的话，竟信了阿普尔比的眼睛里有苍蝇。

第十章 生死 / 187

军衔，在投身作战行动的军人眼里，实在是毫无半点价值，军官和兵士间的关系，无拘无束，轻松自在。有些人，尽管梅杰少校连名字都不知道，却跟他招呼—声“喂”，邀请他—起游泳，或是打篮球。

第十一章 养伤 / 209

在医院里，人们死得文雅而得体。这儿没有医院外边十分常见的那种耸人听闻、野蛮丑陋的死法。他们不会像克拉夫特那样在半空中被炸得身首异处，不会像约塞连帐篷里的那个死人，也不会像斯诺登那样在飞机的后舱里向约塞连吐露了他的秘密之后，在骄阳似火的夏季被活活冻死。

第十二章 重返 / 231

丹尼卡医生脸沉沉地发出—声讥笑，于是，慢悠悠地接

着说道：“唉，我倒不是发什么牢骚。我知道，眼下正是战争时期。我也知道，许多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，不得不替我们承受苦难。可是，为什么我也非得跟他们一样受苦呢？”

第十三章 噩梦 / 251

第二十二条军规还规定，飞行员飞满上级规定的次数就能回国，但它又说，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，要不就不准回国。因此上级可以不断给飞行员增加飞行次数，而你不得违抗。如此反复，永无休止。

第十四章 重生 / 271

约塞连很清楚，第二十二条军规用的是螺旋式的诡辩。其中各个组成部分，配合得相当完美。这种配合极是简洁精确——优雅得体却又令人惊异，与优秀的现代艺术相仿。

尾 声 / 293

引 子

群山，群山，群山。

丛林，丛林，丛林。

山谷，山谷，山谷……

穿行，穿行，穿行——我穿过一片山，穿过一片林，穿过一条谷，可是，前面，又是一片山，又是一片林，又是一条谷。

永远连绵。

永远起伏。

永远延展……

突然，山没了，林隐了，谷断了——一片混沌，迎面扑来……不，是我扑去……

于是，我第一次听到了母亲腹音之外的另一种声音：

“出来了，生出来了。”

“好漂亮的一条狗！”我感到一阵轻微的“咔嚓”声在我不远处轻轻地响着——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这是在给我拍照。

“快，让它妈妈亲亲。”

接着，我便感到一只手将我轻轻放在了母亲的胸前，然后，一股温暖，从我的鼻尖开始，通体弥漫开来——那是母亲最轻柔的抚摸……

在这抚摸中，我飘浮如一朵白云，轻漾在湛蓝的天空……



第一章 童年

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，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；同时又规定，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，属头脑清醒者，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。

——【美】约瑟夫·海勒：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



01

老婆拿起笔，流利地签下“繁本阳”三个字。啊，原来，老pó的“pó”，不是“婆”，而是姓“繁”啊。

“老pó，这条归你。”一个声音站在犬舍前。

我抬头看了眼那个被声音叫成“老婆”的人，有点胖，但精神却还算意气风发，尤其是那眼睛，目光炯炯，当我与他一对视，就感到了一种凌厉，使我不由有些犹疑地让了让。

也许正是这一让吧，引来了老婆的一句：“不要。”

“不要？”声音有些意外地望向老婆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只是感觉。”

“感觉？”声音犹豫了一下，“它不够‘德牧’？”

“不够‘德牧’，不够‘德国牧羊犬’！”

“哼，就你这种被人叫做‘老婆’的男人，还‘感觉’——我知道，他们是在怀疑我德国牧羊犬的机警与敏捷的血统。”

我愤怒地冲着他吼了一声。

也许声音没想到我会突然如此大叫一声，惊得他一跳，然后转向老婆说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这样的你还……”

他的意思是，这样的“天然军犬”你不要，你要什么？

老婆看看我，又看看手中一叠厚厚的资料，有些犹豫。

“老婆，别犹豫了，就是它吧。”

“我不是说它不优秀，只是……”他指了指手中的资料，“它父亲……”

我彻底怒了，我是我，我父亲是我父亲，为什么不再往上看，看看我的

祖公！

翻啊，那份 A 3 血统证书不是在你手上么——你不要只看第一页，第一页上只是我的性别、颜色、出生日期、耳号……再往后翻，看看第二页或是第三页，上面有我家谱，看看，我的祖公，是一条多么威武、神勇、睿智的军犬，别只看我的父亲……

“那好吧，就是它。”老婆终于点了点头。

就是它，如此不情不愿地，我还不干呢。我转过身回到犬舍里面，不屑地卧了下去。

“那你给它起个昵称吧。”声音却一点儿也没看到我的不高兴，边将手中的钥匙递给老婆，边说道。

老婆没有接钥匙，而是紧盯着我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就叫它黑贝吧。”

黑贝！

这……我一下站了起来。

因为，“黑贝”这个名字，它不仅是德国牧羊犬“黑背”的谐音，而且，它还是我崇敬的我的祖公的名字……

想起祖公，我立刻豪情万丈！

于是，我收起了对老婆的愤怒甚至是敌视，重新走到铁栅前，望着他，眼里流露出一种知音般的情感。

“你看，它认下你了。”声音将钥匙往前递了递，“祝你成功。”

老婆接过钥匙，对着声音敬了一个军礼：“保证让它成为军中骄子。”

我更喜欢这个老婆了，因为，他没说我是“犬”中骄子，而是“军”中。

“好吧，你签个字。”声音将手中的文件夹伸到老婆面前。

老婆拿起笔，流利地签下了“繁本阳”三个字。

啊，原来，老 p ó 的“p ó”，不是“婆”，而是姓“繁”啊。

但我还是爱称他为“老婆”——当然，这是后话；现在，除了自我嘲笑一下我的自作聪明，对他之前的犹豫，我还是有点耿耿于怀。

他试着走近我，向我伸出了他的手背。我知道，他这是在向我示好。可

我才不要领他的情呢，冲着他，我很不友好地“呜”了一声。

“怎么，还在生我的气？”

别说，这个老繁还真是一名合格的训导员，他知道我在想什么。

我没回答他，但明显，我少了些刚才的不快。

“乖，让我抱抱。”老繁伸手在我颈项上挠了一下。

我摇了下头，虽然仍有些不情不愿，但说实话，对他这个举动，我并不十分反感——这个老繁，还真有着“老婆”般的细心与体贴，知道挠我哪里我最受用。

“来吧——”

于是，我“顺手上臂”，被他轻轻一拉，就势钻进了他的怀中。

我的祖公，当年也是这样钻进他的主人怀中的，只不过，那个加尼福利亚的老头乔莱恩，没有眼前老繁的英俊、年轻还加点威严，而是多了几分慈祥甚至是几分可爱。也不像我这样从犬中被抱起来，而是在一大堆兄弟姐妹中，被老乔的夫人格洛丽娅随手一指，老头乔莱恩弯下身，一把给拎了出来。

仿佛我的祖公就是为老头乔莱恩和他夫人格洛丽娅而生，在乔莱恩一弯身的瞬间，它便昂起头，立了起来，然后，将两只前爪自然而然地搭上了他的手臂，被他抱在了怀中。

“宝贝，真乖。”格洛丽娅伸手在我祖公背上抚摸了一下。

老头乔莱恩其时抱着我的祖公是闪避了一下的，而且，很认真地告诫格洛丽娅道：“不要叫它宝贝。”

格洛丽娅有些迷蒙地望着乔莱恩。

“它叫黑背。”

“黑贝！”格洛丽娅咀嚼了一下，似乎还品了品，然后说道：“这名字好。”

虽然我不知道那英语“黑背”和“黑贝”会不会像汉字这样会发生谐音，但我相信，当时，老太太格洛丽娅一定是如汉字这样听谐音的，因为她在说过“好”之后，再次在我祖公背上边抚摸着边亲切地呢喃着“黑贝，黑贝”。

乔莱恩应该是知道夫人格洛丽娅发生了误会，但他觉得这是个美丽的误

会，因此，连一个责备的眼神也没有，而是笑眉笑眼地低头在我的祖公额头上亲了一下，也叫了声：“黑贝！”

想到这里，我望了一眼老繁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个“黑贝”是他直接起的，不像我的祖公那样富有传奇色彩。如果这是一个故事，那这个故事也未免太平淡了点。

见我望他，老繁一如当年乔莱恩一样，低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。

哎呀，看在老繁这一亲上，算了，我小犬有大量，不再为名字的事情与他斤斤计较，而且我还决定，从此以后，就叫他老婆……

“老婆，我爱上你了。”

02

哦，原来老公叫宫文正，是这个“宫”，就像我老婆的“繁”一样。

可是，很快我就后悔了。

那是快到晚餐的时间，老婆走过来，也不问我愿意不愿意，伸手将我抱起来（其实，我还真的心满意足地享受着老婆带给我的幸福呢），然后一边说着“开饭喽”，一边径直将我放进了一群与我一般大小的犬中。

自从离开母亲和我的那帮争奶“狗”雄（之所以说它们是“狗雄”而不是“英雄”，是因为它们抢奶时，谁也抢不过我）之后，我就习惯了一个人安静地独享我的那份美餐。可现在，你看看它们一个个，争先恐后，手舞足蹈，甚至奋不顾身，在我愣怔的一瞬间，我面前的食盆中，除了一张张“狗”嘴，就是一条条“狗”腿。

“吃。”老婆全然不顾我的感受，在一边有些讶然地命令着。

我没动。

“老繁，你看你的那个黑贝——”这时，站在另一边的一名瘦瘦的训导

员指着我，满眼的不屑。

老婆略略皱了一下眉头（尽管老婆后来一直不承认，但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他当时眉头是皱了一下的），说道：“老公，别急，你等着，我的黑贝一定会冠压群雄的。”

“冠压群‘芳’还差不多。”

原本我还在笑着那个被我老婆称为“老公”的瘦子（就他那样，还老公？整一个与我“老婆”调了个个嘛，我老婆那身板才配叫“老公”呢）的瘦样儿，不想，他说话竟然如此“刻薄”，讥我只能赢得“芳”（女人）。

于是，我往前一纵，伸头左右一甩，将那些正在狼吞虎咽着的“狗”头们一下给撞懵了。

“看，我的黑贝！”

我知道，那一刻，我的老婆是喜形于色的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为了他的那个“冠压群雄”，我决定（我发现我很喜欢“决定”这个词）让老公训导的那条与我差不多高的叫做“桑葚”的“大头”（罗威那犬，因头部宽大而得名）吃点儿苦头——尽管我知道它的背与我一样为黑色，也知道它的肌肉将来会与我一样发达，四肢与我一样强壮，但谁叫它的训导员是这个叫老公的瘦子！

大头桑葚努力地竖了竖它那双垂耳，大概是在想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，大家都正在吃着呢。

可我今天就没教养了，怎么着吧？我挑衅地直视着桑葚。

桑葚转眼望了望瘦子老公，然后跳出了食盆——它被我征服了。

“老公，哈哈，老公……”老婆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着，也不知是指我还是指老公的桑葚。

瘦子老公脸立马“晴转多云”，阴了一下，准备去到另一边，因为他的桑葚加入到了另一群“狗”中“狼吞虎咽”去了。

这时，食堂管理员（为了我们能吃得更好，食堂管理员每餐后都要征询训导员意见，以便下餐做的饭食更加可口，让我们吃得更欢）走过来，手里

拿着一个薄夹，上面已打印好了一条条格式化意见，叫住了他：“宫文正，请填一下。”

哦，原来老公叫宫文正，是这个“宫”，就像我老婆的“繁”一样。

老公接过管理员递过来的笔，在上面随意地划拉了几下，然后将笔往我老婆手中一塞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

“这老公——”老婆摇了摇头，然后低下头，认真地填起来……

看着老婆一笔一画地填写好问卷，并笑看着管理员离去，我心下暗自窃喜：老婆这次一定会表扬我，因为我给他出了一口气——不对，是争了一口气……

可谁也没想到，当他从管理员身上转过来的脸，却如那个老公当时一样，立马变了，冲我瞪眼竖眉，并且恶狠狠地向我发出命令，不准站在食盆中间。

不站就不站嘛，干吗要如此吊眉拉眼的。

我也“晴转多云”地低下头，转身走出了食盆。

“怎么，还不高兴？”老婆还算聪明，马上看出了我的不快，“你不对还不准说？你看看你，谁有你这样的吃相！”

虽然老婆语气平缓了很多，但我仍不理他，走到一边，站在那，不看他，任他兀自说着。

“抬起头。”老婆伸手在我头上拍了拍。

我摇了摇头，不让他拍。心想：我原本喜洋洋，以为你要表扬我呢，没想到，表扬没得到，却招来一顿批评。哼，刚刚我还说过爱上你了呢，嘁，早知你这样，才不！

老婆再次伸过手，在我颈上挠了挠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今后注意就是了。今天对你的表现，我很满意，老公的大头都被你震慑住了。好样的！”

见老婆表扬我“好样的”，我见好就收，这才表现得心甘情愿地抬起头，舔了一下他的手。

“对嘛，我的黑贝可不会那么小气的。”

看着他那张笑眯眯的脸，我心下不禁又想说“老婆，我爱你”了，但我这次矜持得多了，没有立即表现出来，只是摇了摇我的尾巴。